

实用中医古籍丛书

肘后备急方

晋·葛洪 原著
王均宁 点校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肘后备急方

晋·葛洪 原著 王均宁 点校

实用中医古籍丛书 ● 实用中医古籍丛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肘后备急方/(晋)葛洪著;王均宁点校.-天津: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5
(实用中医古籍丛书)

ISBN 7-5308-2866-5

I. 肘... II. ①葛...②王... III. 方书-中国-晋代 IV. R289.3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5152 号

责任编辑:于伯海

版式设计:雒桂芬

责任印制:张军利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胡振泰

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(022)23332393

网址:www.tjkjbs.com.cn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雄县胶印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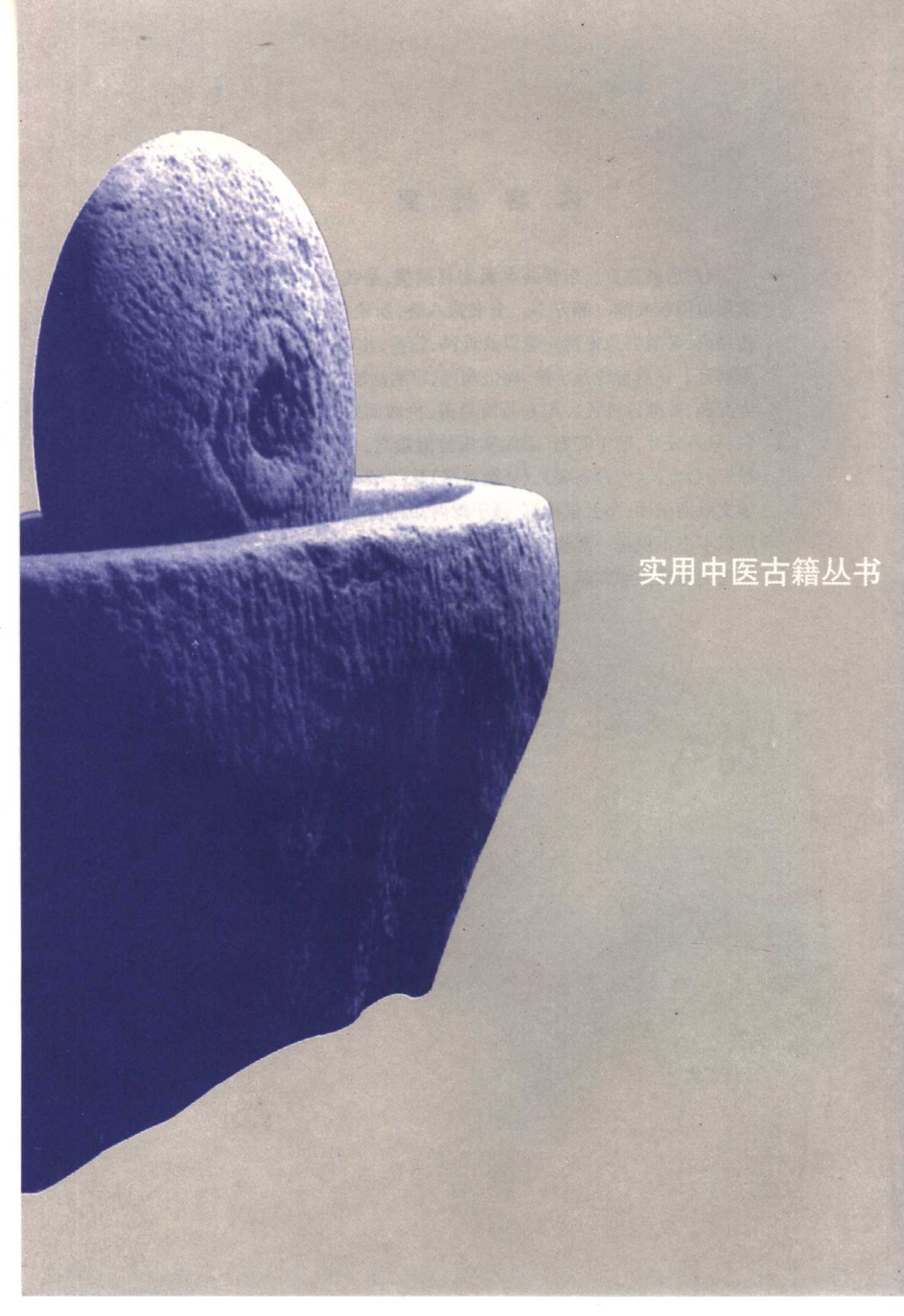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 字数 157 000

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15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肘后备急方》，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撰，是我国现存较早、实用价值较高的一部方书。全书共八卷，所论疾病包括急性传染病、各脏器急慢性疾患以及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口腔、眼科等病证。每病皆论及病候，略记病因，申明治法，依法立方，据方配药，并兼以针灸。用方药简易得，价廉而效；针灸不言腧穴，只言分寸，明了实用，因此实用价值颇高。自唐宋以来多被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、《证类本草》及《本草纲目》等著名医学文献所引用，陶弘景称其“播于海内，因而济者，其效实多”，所以本书不仅是一部临床实用的方书，而且是研究中国医药学史的珍贵医学文献。



实用中医古籍丛书

点校说明

《肘后备急方》原名《肘后卒救方》，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所撰，是我国古代较早、实用价值较高的一部方书。葛洪字稚川，自号抱朴子，丹阳句容（今属江苏）人，东晋著名医学家、炼丹家、道教理论家。英国学者李约瑟称其为“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炼金术士”。葛氏精医学，博览经方，尝见戴霸、华佗所集《金匱绿囊》、崔中书《黄素方》及阮河南等百家杂方近千卷，患其混杂烦重，有求难得，故“收拾奇异，捃拾群遗，选而集之”，撰《玉函方》一百卷，分别病名，使种类殊分，以类相续，不致杂错。又见诸家各作备急，既不能穷诸病状，兼多珍贵之药，非贫家野居所能立办，遂自《玉函方》中采其“单行径易，约而易验”、“率多易得之药”而成《肘后卒救方》，众急之病，莫不毕备。所录诸病，均论及病候，略记病源，审明治法，依法立方，按方配药，且“兼之以灸，灸但言其分寸，不名孔穴”，故虽不精医者，习之亦能了其所用。陶弘景谓其：“播于海内，因而济者，其效实多。”

《肘后备急方》是一部价值较高的方书，自唐宋以来多被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证类本草》、《医心方》、《医方类聚》及《本草纲目》等著名医学文献所引用，至北宋时又流传至海外。但由于年湮代革，内容难免有错落遗失，后经梁·陶弘景增补缺佚，得 101 首，名为《肘后百一方》，金·杨用道又据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所载附方摘录增入，名为《附广肘后备急方》。本书刊刻本较多，现存本内容互有增损，文字亦有错讹衍倒，此次校点整理，以明·万历刘自化刊本为

底本,以明·正统道藏本(涵芬楼影印)、清乾隆《四库全书》写本为校本,以东汉·张机《伤寒论》(明·赵开美复刻宋本)、唐·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(日本江户医学影宋本)、唐·王焘《外台秘要》(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)、宋·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(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张存惠原刻晦明轩本)、明·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(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)及日·丹波康赖《医心方》(日本江户医学影本)为他校本进行校勘。具体说明如下:

一、本次校勘综合运用对校、本校、他校、理校的四校法,对原文中的衍、脱、误、倒,分别予以删、补、改、乙,并出校记于该页之末。底本与校本义通词异者,悉仍其旧。

二、本书对少量生僻字、词酌加简明训释。

三、书中中药名,系古今用字不同者,均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(1995年版)及《中华本草》予以径改,如杏人改杏仁、兔丝改菟丝、黄檗改黄柏、黄耆改黄芪、斑(班)猫改斑蝥、秦胶改秦艽等。凡有二味以上药物组成的方剂,其药物的炮制方法则加括号以示之。

四、原书中的繁体字、异体字、常用的通假字,均直接改为规范的简化字。原书中明显的误字、俗字径予改正。

五、书中有关咒法等带有迷信色彩的内容,为保持该书原貌,姑存其旧。

六、原书中的方位词“右”表示文序者,因版式改为横排,一律径改为“上”。

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序

医有方古也，古以来著方书者，无虑数十百家，其方殆未可以数计，篇帙浩瀚，苟无良医师，安所适从？况穷乡远地，有病无医，有方无药，其不罹夭折者几希。丹阳葛稚川，夷考古今医家之说，验其方简要易得，针灸分寸易晓，必可以救人于死者，为《肘后备急方》，使有病者得之，虽无韩伯休，家自有药，虽无封君达，人可为医，其以备急固宜。华阳陶弘景曰：葛之此制，利世实多，但行之既久，不无谬误，乃著《百一方》，疏于备急之后，讹者正之，缺者补之，附以炮制、服食诸法，纤悉备具，仍区别内、外、他犯为三条，可不费讨寻，开卷见病，其以备急益宜。葛、陶二君，世共知为有道之士，于学无所不贯，于术无所不通，然犹积年仅成此编。盖一方一论，已试而后录之，非徒采其简易而已，人能家置一帙，遇病得方，方必已病，如历卞和之肆，举皆美玉，入伯乐之廐，无非骏足，可以易^①而忽之邪？葛自序云：人能起信，可免夭横。意可见矣。自天地大变，此方湮没几绝，间一存者，闕以自宝，是岂制方本意？连帅乌侯，夙多疹^②疾，宦学之余，留心于医药。前按察河南北道，得此方于平乡郭氏，郭之妇翁得诸汴之掖庭^③，变乱之际，与身存亡，未尝轻以示人，迨今而出焉，天也。侯命工刻之，以

① 易：轻视。《集韵·寘韵》：“易，轻也。”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“高祖为亭长，烹易诸吏，乃给为谒曰‘贺钱万’，实不持一钱。”

② 疹：疾病，《广韵·屑韵》：“疹，疾也。”

③ 掖庭：掖，宫殿正宫两旁小门，清·高翔麟《说文字通》：“掖，宫旁舍也。”掖庭，宫中旁舍，妃嫔所居。《汉书·杜延年传》：“时宣帝养于掖庭，号皇曾孙。”

趣其成，唯恐病者见方之晚也。虽然方之显晦，而人之生死休戚系焉，出自有时，而隐痛惻怛，如其急者，不忍人之心也。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则侯之仁斯民也，岂直一方书而已乎？方之出，乃吾仁心之发见者也。因以序见命，特书其始末，以告夫未知者。

至元丙子季秋稷亭段成己题。

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序

亦名《肘后卒救方》，隐居又名《百一方》

抱朴子丹阳葛稚川曰：余既穷览坟索，以著述余暇，兼综术数，省仲景、元化、刘戴秘要、金匱、绿秩、黄素方近将千卷，患其混杂烦重，有求难得，故周流华夏九州之中，收拾奇异，捃拾遗逸，选而集之，使种类殊分，缓急易简，凡为百卷，名曰《玉函》。然非有力不能尽写，又见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，既不能穷诸病状，兼多珍贵之药，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？又使人用针，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者，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，安能用针以治之哉？是使鳧雁擎击，牛羊搏噬，无以异也。虽有其方，犹不免残害之疾，余今采其要约，以为《肘后救卒》三卷，率多易得之药，其不获已须买之者，亦皆贱价，草石所在皆有。兼之以灸，灸但言其分寸，不名孔穴，凡人览之，可了其所用，或不出乎垣篱之内，顾盼可具。苟能信之，庶免横祸焉。世俗苦于贵远贱近，是古非今，恐见此方，无黄帝、仓公、和、鹊、踰跗之目不能采用，安可强乎？

华阳隐居补阙肘后方序

太岁庚辰隐居曰：余宅身幽岭，迺将十载，虽每植德施功，多止一时之设，可以传方远裔者，莫过于撰述，见《葛氏肘后救卒》，殊足申一隅之思。夫生人所为大患，莫急于疾。疾而不治，犹救火而不以水也。今辇掖左右，药师易寻，郊郭之外，已似难值。况穷村迥野，遥山绝浦，其间枉天，安可胜言？方术之书，卷轴徒烦，拯济殊寡，欲就披览，迷惑多端，抱朴此制，实为深益。然尚阙漏未尽，辄更采集补阙，凡一百一首，以朱书甄别，为《肘后百一方》，于杂病单治，略为周遍矣。昔应璩为百一诗，以箴规心行，今余撰此，盖欲卫辅我躬，且《佛经》云：人用四大成身，一大辄有一百一病。是故深宜自想，上自通人，下达众庶，莫不各加缮写，而究括之，余又别撰《效验方》五卷，具论诸病证候^①，因药变通，而并是大治，非穷居所资，若华轩鼎室，亦宜修省耳。葛序云可以施于贫家野居，然亦不止如是，今搢绅君子，若常处闲佚，乃可披检方书，或从禄外邑，将命遐征，或宿直禁门闾，晨宵隔绝，或急速戎阵，城栅严阻，忽遇疾仓卒，唯拱手相看，曷若探之囊笥，则可庸竖成医。故备论证候，使晓然不滞，一披条领，无使过差也。寻葛氏旧方，至今已二百许年，播于海内，因而济者其效实多。余今重以该要，庶亦传之千祀，岂止于空卫我躬乎？旧方都有八十六首，检其四蛇两犬，不假殊题；喉舌之间，亦非异处；入冢御气，不足专名；杂治一条，犹是诸病部类。强致殊分，复成失例，今乃

^① 候：道藏本作“徒”，连下读。

配合为七十九首，于本文究具都无付减，复添二十二首，或因葛一事，增构成篇，或补葛所遗，准文更撰，具如后录，详悉自究。先次比诸病，又不从类，遂具劳复^①在伤寒前，霍乱置耳目后。阴易之事，乃出杂治中，兼题与篇名不尽相符，卒急之时，难于寻检，今亦复其铨次，庶历然易晓。其解散脚弱、虚劳、渴痢、发背、呕血，多是责胜之疾；其伤寒中风，诊候最难分别，皆应取之于脉，岂凡庸能究？今所载诸方，皆灼然可用，但依法施治，无使违逆。其痼疽金疮，形变甚众，自非具方，未易根尽。其妇女之病，小儿之病，并难治之，方法不少，亦载其纲要。云：凡此诸方，皆是撮其枢要，或名医垂记，或累世传良，或博闻有验，或自用得力，故复各题秘要之说，以避文繁。又用药有旧法，亦不复假事事谄诏，今通立定格，共为成准，凡服药不言先食者，皆在食前，应食后者，自各言之。凡服汤云三服再服者，要视病源准候，或疏或数，足令势力相及。毒利药，皆须空腹，补泻其间，自可进粥。凡散日三者，当取旦、中、暮进之。四五服，则一日之中，量时而分均也。凡下丸散，不云酒水饮者，本方如此，而别说用酒水饮，则是可通用三物服也。凡云分等，即皆是丸散，随病轻重所须，多少无定，铢两三种五种，皆分均之分两。凡云丸散之若干分两者，是品诸药，宜多宜少之分两，非必止于若干分两。假今日服三方寸匕，须差止，是三五两药耳。凡云末之，是捣筛如法。哎咀者，皆细切之。凡云汤煮取三升，分三服，皆绞去滓，而后酌量也。字方中用鸟兽屎作“矢”字，尿作“溺”字，牡鼠亦作“雄”字，乾作“干”字。凡云钱匕者，以大钱上全抄之，若云半钱，则是一钱

^① 劳复：原作“复劳”，据文义乙正。

抄取一边尔，并用五铢钱也。方寸匕，即用方一寸抄之可也。刀圭准如两大豆。炮、熬、炙、洗治诸药，凡用半夏，皆汤洗五六度，去滑；附子、乌头炮去皮，有生用者，随方言之；矾石熬令汁尽，椒皆出汗，麦门冬皆去心，丸散用胶皆炙；巴豆皆去心皮熬，有生用者，随而言之；杏仁去尖皮熬，生用者言之；葶苈皆熬，皂荚去皮子，藜芦、枳壳、甘草皆炙，大枣、梔子擘破，巴豆、桃杏仁之类，皆别研捣如膏，乃和之；诸角皆屑之，麻黄皆去节。凡汤中用芒硝、阿胶、饴糖，皆绞去滓，内汤中，更微煮令消；红雪、朴硝等皆状此而入药也。用麻黄即去节，先煮三五沸，掠去沫后，乃入余药。凡如上诸法，皆已具载在余所撰《本草》上卷中。今之人有此《肘后百一》者，未必得见《本草》，是以复疏方中所用者载之，此事若非留心药术，不可尽知，则安得使之不僻缪也？案病虽千种，大略只有三条而已，一则腑脏经络因邪生疾，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媾，三则假为他物横来伤害。此三条者，今各以类而分别之，贵图仓卒之时，披寻简易故也。今以内疾为上卷，外发为中卷，他犯为下卷，具列之云：

上卷三十五首治内病。

中卷三十五首治外发病。

下卷三十一首治为物所苦病。

附广肘后方序

昔伊尹著《汤液》之论，周公设医师之属，皆所以拯救民疾，俾得以全生而尽年也。然则古之贤臣爱其君以及其民者，盖非特生者遂之而已。人有疾病，坐视其危苦，而无以救瘵^①之，亦其心有所不忍也。仰惟国家受天成命，统一四海，主上以仁覆天下，轻税损役，约法省刑，蠲积负，柔远服，专务以德养民，故人臣奉承于下，亦莫不以体国爱民为心，惟政府内外宗公，协同辅翼，以共固天，保无疆之业，其心则又甚焉于斯时也。盖民罹兵火，获见太平，边境宁而盗贼息矣，则人无死于锋镝之虑；刑罚清而狴犴空矣，则人无死于桎梏之忧；年谷丰而畜^②积富矣，则人无死于沟壑之患。其所可虞者，独民之有疾病夭伤而已。思亦有以救之，其不在于方书矣乎？然方之行于世者多矣，大编广集，奇药群品，自名医贵胄，或不能以兼通而卒具，况可以施于民庶哉？于是行省乃得乾统间所刊《肘后方》善本，即葛洪所谓皆单行径易，约而已验，篱陌之间，顾眄皆药，家有此方，可不用医者也。其书经陶隐居增修而益完矣。既又得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，其所附方，皆治见精取，切于救治，而卷帙尤为繁重，且方随药著，检用卒难，乃复摘录其

① 瘵：同“疗”。《说文·疒部》：“瘵，治也。从疒，乐声。”《龙龕手鑑·疒部》：“瘵，古疗字。”

② 畜：积，积蓄；积聚。后作“蓄”。《易·序卦》：“比必有所畜，故受之以《小畜》。”陆德明释文：“畜，本亦作蓄。”唐·李公佐《谢小娥传》：“小娥父畜巨产，隐名商贾间。”

方，分以类例，而附于《肘后》随证之下，目之曰《附广肘后方》，下监俾更加讎次，且为之序，而刊行之。方虽简要而该病则众，药多易求而论效则远，将使家自能医，人无夭横，以溥济斯民于仁寿之域。以上广国家博施爱物之德，其为利岂小补哉。

皇统四年十月戊子儒林郎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谨序

鹿鸣山续古序

观夫古方药品分两，灸穴分寸不类者，盖古今人体大小或异，脏腑血脉亦有差焉，请以意酌量药品分两，古序已明，取所服多少配之，或一分为两，或二铢为两，以盏当升可也。如中卷末紫丸方，代赭、赤石脂各一两，巴豆四十，杏仁五十枚，小儿服一麻子，百日者一小豆且多矣。若两用二铢四铢，巴豆四，杏仁五枚，可疗十数小儿，此其类也。灸之分寸，取其人左右中指中节可也。其使有毒狼虎性药，乃急救性命者也，或遇发毒，急掘地作小坑，以水令满，熟搅稍澄，饮水自解，名为地浆。特加是说于品题之后尔。

刻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序

尝观范文正曰：不为良相，则愿为良医。而陆宣公之在忠州，亦惟手校方书。每叹其济人之心，先后一揆古人之志，何其深且远也。予少不习医，而济人一念，则耿耿于中，每见海内方书，则购而藏之，方之效者，则珍而录之，以为庶可济人之急。然以不及见古人奇方为恨，尤愧不能为良医，虽藏之多，而无所决择也。今年之夏，偶以巡行至均，游武当，因阅道藏，得《肘后备急方》八卷，乃葛稚川所辑，而陶隐居增补之者，其方多今之所未见，观二君之所自为序，积以年岁仅成此编，一方一论，皆已试而后录之，尤简易可以应卒，其用心亦勤，其选之亦精矣。矧二君皆有道之士，非世良医可比，得其方书而用之中病，固不必为医，可以知药，不必择方，可以知医，其曰：苟能起信，可免夭横。信其不我欺也，因刻而布之，以快予济人之心云。

万历二年甲戌秋仲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剑江李栻书